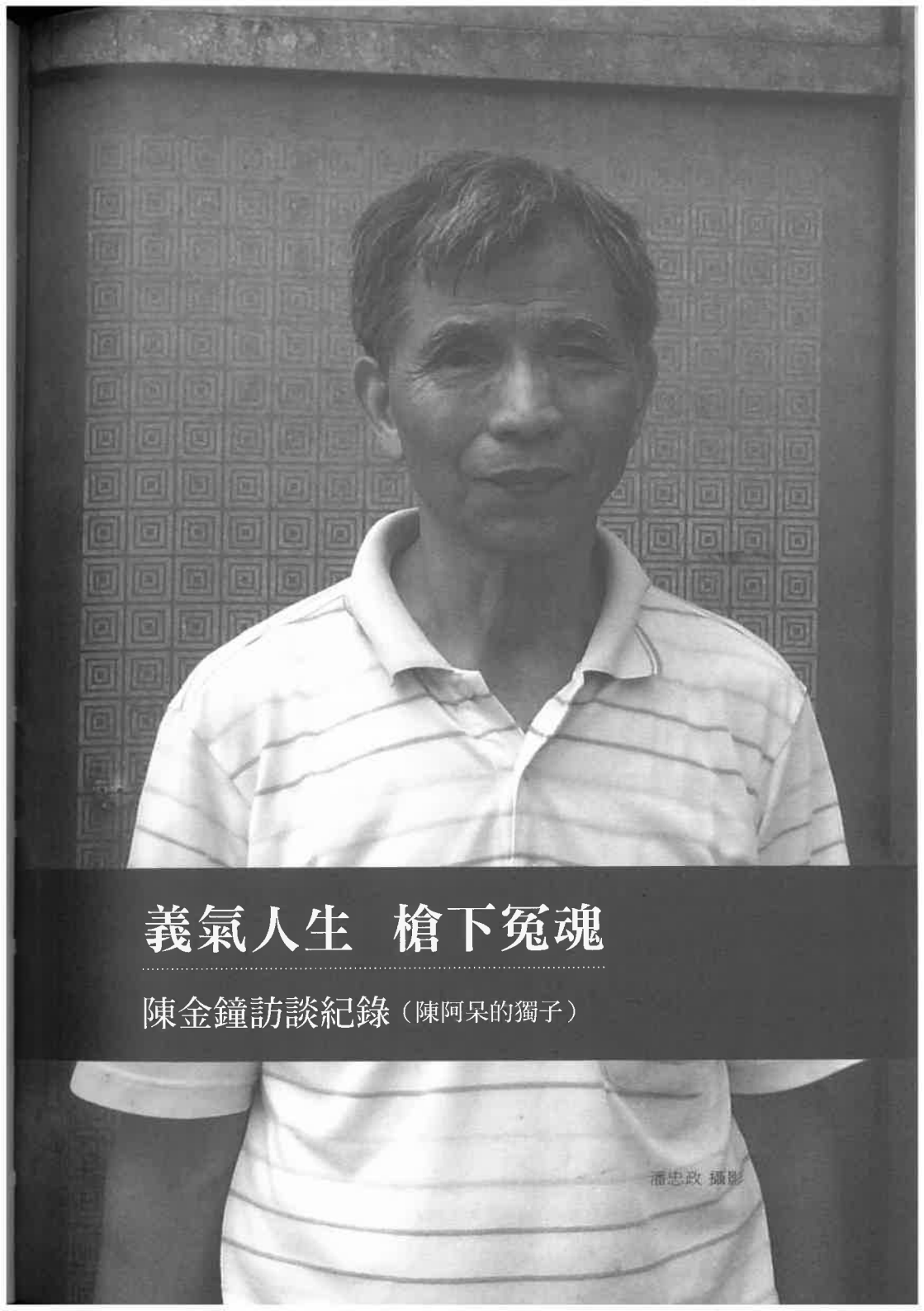
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n elderly man with short, dark hair, wearing a light-colored polo shirt with thin horizontal stripes. He is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neutral expression.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wall with a repeating square geometric pattern. A dark horizontal band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contains white text.

義氣人生 槍下冤魂

陳金鐘訪談紀錄（陳阿呆的獨子）

潘忠政 攝影

義薄雲天 難敵槍桿子

事情發生的時候，我還小，只有七歲，印象非常模糊。許多細節都是從長輩那裡聽來的，包括我的叔叔和邱家博老師等等。判決書是我叔叔先接到，裡頭有關的內容是這樣寫：

「判決主文：張旺、溫勝萬、梁標、陳阿呆、邱桶、廖奕富、梁維潘、陳金成意圖以非法之方法，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，各處死刑，各褫奪公權終身，全部財產除各酌留其家屬必需生活費外，均沒收。…」

事實：邱桶、陳阿呆部分：邱桶為中國國民黨桃園縣黨部執行委員，陳阿呆亦為黨員。三十九年初與黎明華⁽¹⁾、林希鵬、葉深等相識，林、葉時至該等家中集會，宣講匪黨政策，給閱匪黨『新民主主義』、『土地法大綱』、『土地改革』等書。邱桶、陳阿呆又各書交自傳，參加匪新農會，受林希鵬領導，與廖振駒同屬觀音鄉小組。各明知林希鵬等為政府通緝逃亡叛徒，而屢次容留食宿。邱桶並常向詹昭爐、呂國榮、梁阿酒宣講新民主主義。陳阿呆亦介紹方某，交林希鵬為工作對象。經本部軍事檢察官偵查：邱桶參加叛亂之集會，及以演說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之罪，陳阿呆犯參加叛亂之集會之罪，提起公诉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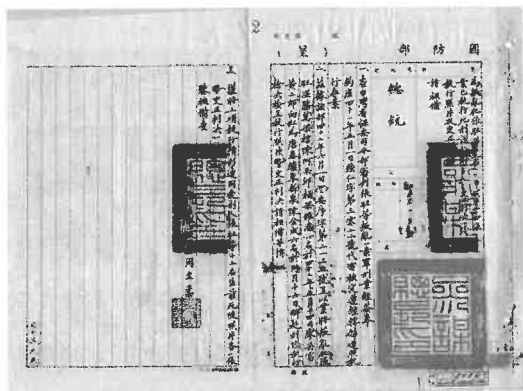
村裡的人都說我爸爸和邱桶⁽²⁾是死黨，有邱桶在的地方，我

爸爸也不會離太遠。邱桶當時是縣議員，有名望、有人脈，他的義行很多人都聽說過；而我爸爸長期跟隨著他、護衛著他，論義氣更是不遑多讓。

我爸爸的義氣，平時在鄉里就有口皆碑，是個非常死忠的人。他出事情以後，所有的責任自己擔，不想去推給別人。他們要逼他供出什麼人，他絕對不說，所以他才會被判死刑，不然那時候，你如果有說出別人的什麼，可能就可以免去槍斃和牢獄之災。據說他被槍決時，還高聲呼喊「○○○萬歲」等口號。我自己推想，像我爸爸這樣的人，在獄中一定被各種不人道的方方法刑求逼供，吃的苦頭鐵定不少，一想起來就很心疼。

出事後，我們都沒有機會去看他，到了槍決以後，才和邱桶的屍體一起載回來。聽說我們還算是運氣好，那些沒人認領的，就丟到六張犁亂葬崗隨便埋一埋了。屍體載回家中，很多長輩七嘴八舌，有人說不要給我們看，以免傷心，後來想說我們是死者的兒女，就帶我們去看，我看到我爸爸的衣服上都是血。後來我聽人家轉述邱家博老師的話，說我爸爸的身上有三個明顯的彈孔。

對這位在鄉里間備受推崇的父親，我真的是印象模糊。依稀記得的是，他管教小孩也是很嚴，比如說，有時候我們到埤腳溝玩水，如果聽到他的聲音，那就只有趕快跑，被抓到就會慘。出事以後，警察就經常上門來查戶口，槍決以後也是一樣，雖



執行陳阿呆等人槍決公文。

然沒有什麼騷擾行為，但已足夠讓我們心生膽怯。之後慢慢減少，一直到解嚴後才完全正常。不過，親戚朋友倒是沒有害怕什麼，也會來幫忙，這和部分受害者家屬的狀況確實有些不一樣。

我出生於一九四三年，懵懵懂懂的在母親的照顧下，一面讀書，一面幫忙農務。父親走後，我的母親極為辛苦，過了八年她也跟著走了。那時我的姊姊雖然已經嫁人，卻對我照顧有加，直到我當兵。

講到當兵，我原先以為自己特殊的身分會被特別對待，結果還好，他們倒也不敢怎樣；比較奇怪的是，我的班長曾邀我加入國民黨，結果資料寫一寫填好送上去，最後卻沒有下文，看來他們是不敢要，哈哈！

找頭路被阻 種田難出頭 應變出一片天

退伍後我也很認真找工作，我找到新莊東元電機廠，送出戶口謄本，但是他們不敢用我。連私人企業也排斥我，這時候我心裡就很明白，決定回家種田了。關於這種找工作被拒絕的事，我四叔的兒子考上中科院，可能是因為戶口和我們在一起，也無法如願去上班。這樣禍及九族的作法，真是讓人不齒也痛心。

綁人家的田作佃農，生活連溫飽都難。以現在的科技，農地收穫一甲地可以收割一百擔穀子（一擔穀子約一百斤）來看，好像很不錯；

我們當時一甲地能生產四千斤就很好了，但繳給地主主要三千斤以上，日子要怎麼好過呢？

我知道種田沒前途，於是自己找出路，先去學針織。從前人說：做學徒要三年四個月，我學針織三個月就自己出來買機器做，也找一些鄰居朋友來代工。針織做十年，投入的人越來越多，利潤降低後，我決定收手改賣豬肉。而做針織期間，除了填飽肚子之外，也正好足以蓋起這間溫暖的樓房，我自認自己腦袋還不錯，能看清趨勢，隨時應變。



陳金鐘受訪時，留影於自家門前。（潘忠政 攝影）

父親被判刑後，我們家產被沒收，後來從祖產那裡分得一分多地。在賣豬肉的期間，我也努力存錢，把盈餘用來買地。這樣陸陸續續的買，目前已有一甲一分的田。現在孩子長大了，兩兄弟一個住南崁，一個在大園，都做著餐飲的生意。南崁的店是自己買的，大園機場附近是租來的店面，生意都還不錯。我的生活現在是三地跑，平時幫孩子帶孫子，有空就回老家享受田園情趣。我想，對往生的先父，這樣應是足堪告慰了。

有選舉 從沒把票投給國民黨

從我爸爸被當思想犯槍決的事件來看，可以了解國民黨來到臺灣都黑白來，做得不好，人心才會反感。對這個黨，我現在還無法諒解，所以我選舉絕不會把票投給國民黨。不少人說地方選舉應該是選人不選黨，我的看法不一樣，所有的候選人只要是國民黨籍的，通通別想要拿到我的票。地方選舉的時候，有些人雖然交情還好，但只要是國民黨的候選人，我可能不說得罪人的話，來拜託時我也會回應他好，但絕對不會去蓋給他們。如果兩個都是國民黨的，那很抱歉，我就蓋廢票了。

國民黨的惡行劣跡，好像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被淡化，我感到現在的一些年輕人都不會想，你看選個總統就好，為什麼就不要選自己的人？為什麼要選出這種不會照顧臺灣人的外省人？

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

許陳緞妹訪談紀錄（陳阿呆的長女）

你是「聰明一世 懵懂一時」的父親嗎？

想起我爸爸，心中就很不捨。他是個聰明的人，可惜聽說書只讀到三年級，我伯公就不給他讀，要他做事情。我阿嬤說，因為只有我爸爸比較會做事，所以讀了三年書就要他去幫忙做事了。阿嬤說，那時候很窮，日子很難過，因為我叔叔他們都還小，直到我叔叔他們長大了，家境才好了一點。那時候吃飯都是吃甘藷，看不到飯粒。

因為家裡窮，我爸爸公學校讀三年就輟學，到黃阿樹先生那裡做長工。黃阿樹是有錢人，我的一位姑姑嫁到他們家那裡，日子過得很好，讓我們非常羨慕。我們也常常到他那裡做工。我爸爸大概做到十七、八歲，才出來自己綁田耕作。綁的是吳鴻麟⁽³⁾的田，綁那三七五租的田。說實在的，那只是賺一個「做」而已，吃米有啦，其他的生活費你就要自己去拚。

我出生於一九三五年，我爸爸被抓的時候，我十七歲，被槍殺時，我十九歲。

被抓時好像是一九五一年冬天，我記得我們和姑丈正在吃飯，吃過飯我爸爸就去抽煙，有人來叫他過去，出去後就沒有回來了。當時我也還莫名其妙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只知道我三叔有跟他去，他戴的手錶有交給我三叔帶回來。就這樣，被抓之後也從來沒有面會。家裡雖然窮，但我們知道獄中伙食一定更差，我們會寄東西給他吃，至於有沒有寄到他那裡，誰也不知道，總之我們就都用寄的。除了寄東西，我們也都有寫信給他，年代那麼久了，這些信現在都找不到了。

我沒有看過判決書，我只記得是被槍決死亡後才知道這件事。那一天，我三叔被告知說：你有一封很重要的信，放在學校哪一間教室的地方。我三叔就到我堂妹讀書的學校去拿信，拿回來以後就一直哭。是的，死了才寫快信通知我們，很絕情！



陳阿呆於 1953 年 5 月
16 日被槍決前照片。

事情發生後，警察常常來，但並沒有特別問什麼事。鄰居好像也沒有因此而疏遠、迴避我們，雖然沒有特意的來幫忙，但是對我們都不錯，會同情我們，會說我爸爸做人很好這樣。

關於我爸爸涉案的事，我二兒子金澤和他舅舅（陳金鐘）以及叔叔比較會聊這些。他們認為那個時代，你如果是打會怕、打了會承認的那一種，然後你又能交代三個人的（指咬出三個人），那就沒事；如果你是那個打不承認、不交代的，那就槍斃。我爸爸就是這種人。

我兒子還說他當兵時的不公平事情。他有高中學歷，也是甲種體位，他希望自己能當憲兵。可是體檢完，最後一關是蓋憲兵預選，他們就調查三代，最後他就無法當憲兵了。他會知道這件事，是有同學在憲調組，一查就知道是因為他外公的身分特殊被取消，我知道這件事也很氣憤，但是沒奈何。

我爸爸做事一向很阿莎力，人家請他幫忙都很樂意，而且口才也很好。他讀過幾年書，所以會幫佃農寫狀子打訴訟。總說你要他幫什麼忙，只要他認為合情理，就沒有第二句話。就因為敢做敢當、阿莎力，人家要他走他就走，可見他也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事。這樣的個性，讓我到現在都還想不通，他到底算是聰明人嗎？聰明到把命都丟掉嗎？這不是「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」的寫照嗎？

努力掙脫苦日子

爸爸娶了我媽媽劉斤妹後，生下三個子女，除了我、我弟弟金鐘，還有一個小妹叫愛珠（後改為陳愛妹）。愛妹從小就給阿伯做女兒。

爸爸走後，媽媽就帶著我和金鐘相依為命。本來生活就很苦了，現在失去爸爸，生活變得更艱苦。我媽媽只好多種點菜，要我幫忙去賣菜。我就把媽媽種的菜，前一天綁好一把一把的，第二天一大清早挑到中壢去賣。廣福到中壢大約十一公里，挑著擔子，大約要走將近三個小時才到中壢，所以我要趁天色還沒亮就出發。天色還暗的時候，我不敢走，我媽媽會陪我走，走到三、四公里外的崙坪就是大條路了。到了中壢街上，把菜擺在鋪舊報紙的地上，一把賣一元。如果今天的菜相好，再加上運氣好的話，那就比較好賣，一個多小時就可以賣完；運氣若差，有時候要賣到十點、十一點才離開，回到家就過中午了。這樣一天大概可以賣個幾十元補貼家用。

那個年代比較沒得賺吃（臺語），你說要做什麼也比較沒得做，賣菜雖然辛苦，至少可以增加一點生活費，我們窮人家也想不出什麼賺錢的方法，不然要怎樣？家裡手腳不足，弟妹都還小，只有加減做。倒是冬末時，山仔頂的黃阿伯那裡有徵工人，我們有空就會去做他的工，不過也沒什麼錢就對了，總說

就是能做就做，多多少少存點生活費，不然我們也沒什麼本事。像我小弟要讀書啊，沒錢怎麼繳讀書費呢？前幾天我小弟才來，說他小時候沒鞋子穿，都是打赤腳走路上學，後來是我去做工才買一雙鞋給他穿。

爸爸走後，媽媽就常常生病。傷心再加上原先就貧困，後來財產被沒收，生產主力又失去，日子真的太難過。不久，我媽媽在爸爸走後八年也跟著往生，巧的是他們死的時候都是四十四歲。

我二十一歲嫁給我先生許阿和，他是中壢芝芭里這邊的人，是由我一位阿姑做媒人，他們第二房，我公公是第三房。這位二房的阿姑不知道從哪裡注意到我，說看我乖乖的，很肯做，就一直催我公公要娶我做媳婦。那時候我們都要作田，割稻的時候要和人家換工，也許是在換工的時候，被我二姑觀察到。就這樣，我公公就說要我做他的媳婦。我嫁給我先生的時候，他在做收雞仔再賣出的工作，後來有個朋友和他說，我們來合資賣豬肉，就開始和人家合資賣豬肉。賣豬肉期間，我弟弟金鐘也曾來幫忙，這也成了他後來選擇賣豬肉賺錢買地的前因之一。

我結婚次年就生大兒子，大兒子長大也很順利的結婚生子，他現在已是六個孫子的阿公，所以我也升級做阿祖了。現在你看到的屠宰場，就是我孩子創立的事業。我的一生都在為生活



陳阿呆的長女許陳緞妹受
訪時留影。(潘忠政 攝影)

奔波，老來終於擺脫貧困，希望我爸爸在天之靈看到我們姊弟的表現，也能夠好好安息。

邱家博老師陪同受訪摘要：

陳家是從大崙那邊隨著桃園大圳開鑿而來到觀音廣福村，他們承租吳鴻麟（吳伯雄父親）的田耕作，和當時一般佃農過的日子沒什麼兩樣，就是清苦又清苦。

陳阿呆的名字，大家都叫他陳呆，不唸阿字。這呆字不是指笨，是指壞，用河洛語唸就清楚了。

陳阿呆有五兄弟，他是老二。最小的被稱為貓仔助，長相和動作像猴子，不太被重視，一般均稱其為四兄弟。陳阿呆這人講義氣，在附近算是有名的人，做事有六親不認的個性，曾因

為五弟貓仔助做了壞事，就把他像囚犯一樣關起來。

當時一般佃農都是窮人家，那時候因為三七五減租，邱桶和陳阿呆都是熱心分子。他們都屬於地方的草笠仔派（相對於地主皮鞋仔派），對弱勢佃農比較關心。

這人硬氣，聽說臨刑前還喊口號，口號是毛主席、共產黨、還是臺灣人？很難考證了！

當時肯招供的就沒事，可以算自首。觀音許多人因此沒事被釋放。邱桶、陳阿呆講義氣，不願意咬別人，就被犧牲了。

這些思想犯都是在臺北的青年公園附近被槍斃，這也是陳儀被槍斃的地方⁽⁴⁾。當時槍斃都公開的，一般人遠遠可以看到，也可以算是殺雞儆猴吧。

屍體送回來時，從廣大路進來，這條路約只有三公尺，因為剛做過大水，廣福一號橋不通，就繞了好大一圈，然後就從我家門口通過。這時也因為路面壞了，車子無法通過，於是把四塊板子做成的簡單棺木打開，直接把大體用扛的送到苦主家。邱桶就放在他家附近的樹下。我是沒有去看大體，但是看過的人告訴我，每人身上都是三個彈孔，子彈從背面射入，所以前身看起來是很明顯的傷口，紅色的血跡還沾滿衣服。

註 /

- 1 黎明華，參見本書〈義民中學案與客家受難：邱榮舉撰稿〉，註解 10。
- 2 邱桶（1913-1953），桃園觀音人。涉 1953 年「張旺等案」，1953 年 5 月 14 日被槍決。參見〈佃農代言人邱桶：邱桶家屬、親友訪談紀錄〉，收錄於《重生與愛：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文集》（桃園市：桃縣文化局，2014.11）。
- 3 吳鴻麟（1899-1995），桃園人，吳伯雄的父親。曾任桃園縣議員、議長、縣長。雙胞胎哥哥吳鴻麒死於二二八事件，參見本書〈義民中學案與客家受難：邱榮舉撰稿〉，註解 2。
- 4 一般稱為馬場町，現已設立馬場町紀念公園，每年受難者會在此地辦理「秋祭」；據受難者稱：陳儀是在新店安坑刑場被槍決。

採訪時間	採訪地點	主採訪者	說明
2015 年 8 月 3 日	桃園市中壢區芝芭里許宅	潘忠政	本計畫，訪許陳緞妹
2015 年 8 月 4 日	桃園市觀音區廣福村陳宅	潘忠政	本計畫，訪陳金鐘
2014 年 6 月 28 日	桃園市觀音區廣福村陳宅	潘忠政	2014 年桃園縣人權歷史口述計畫，訪陳金鐘、邱家博老師陪同受訪

錄音轉文字稿 / 潘忠政

文字稿整理 / 潘忠政

修稿 / 許陳緞妹、陳金鐘、潘忠政、曹欽榮